

曾文正公八種

家書二

家書二

曾文正公八種

新文化書社印行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卷七

爲政類

稟祖父母

孫男 國藩跪稟

祖母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係七月父親在省所發，內有叔父及歐陽牧雲致函，知祖母於七月初三日，因感冒致恙，不藥而愈，可勝欣幸。高麗參足以補氣，然身上稍有寒熱，服之便不相宜，以後務須斟酌用之。若微覺感冒，即忌用此物，平日康強時，和入丸藥內服最好。然此時家中想已無多，不知可供明年一單丸藥之用否？若其不足，須寫信來京，以便覓便寄回。

四弟六弟考試，又不得志，頗難爲懷。然大器晚成，堂上不必以此置慮。聞六將來有夢熊之喜，幸甚！近叔父爲孀母之病，勞苦憂鬱，有懷莫宣。今六弟一索得男，則叔父含飴弄孫，瓜瓞日繁，其樂何如？唐鏡海先生德望爲京城第一，其令嗣極孝，亦係兄子承繼者。先生今年六十五歲，得生一子，人皆以爲盛德之報。

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爲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據要害，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廣東，曾經就撫，兵費去六百萬兩。此次之費，外間有言三千一百萬者，又有言此項皆勸紳民捐輸，不勸帑藏者，皆不知的否？現在夷船已全數出海，各處防海之兵，陸續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議撫之使，係伊里布耆英及兩江總督牛鑑三人，牛鑑有失地之罪，故撫局成後，即革職拿問。伊里布去廣東，代弈山爲將軍，耆英爲兩

江總督。自英夷滋擾，已歷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於國威不少損失。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爲上策哉？

孫身體如常，孫婦及曾孫兄妹並皆平安。同縣黃曉潭薦一老媽吳姓來，因其妻凌虐婢僕，百般慘酷，求孫代爲開脫。孫接至家住一日，轉薦至方變卿太守處，託其帶回湖南，大約明春可到湘鄉。今年進學之人，孫見題名錄，僅識彭惠田一人，不知廿三四都進人否？謝寬仁、吳光照取一等，皆少年可慕。一等第一題名錄，刻黃生平不知卽黃星平否？孫每接家信，常嫌其不詳，以後務求詳明，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不妨寫出，使游子如仍未出里門。各族戚家尤須一一示知，幸甚！敬請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餘容後呈。孫謹呈（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因身子不甚壯健，恐今年得差勞苦，故現服補藥，預爲調養，已作丸藥兩單。考差尙無信，大約在五月初旬。四月初四御史陳公上摺直諫，此近日所僅見，朝臣仰之如景星慶雲，茲將摺稿付回。

三月底盤查國庫，不對數銀九百二十五萬兩，歷任庫官及查庫御史皆革職分賠，查庫王大臣亦攤賠，此從來未有之巨案也。湖南庫查御史有石承藻、劉夢蘭二人，查庫大臣有周系英、劉權之何凌漢三人，已故者令子孫分賠，何家須賠銀三千兩。同鄉唐詩甫、李杜選陝西靖邊縣，於四月廿一出京。王翰城選山西冀寧州知州，於五月底可出京，餘俱如故。男二月接信後，至今望信甚切。男謹稟（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福安。漢男三月十五到京，十八日發家信一件，四月內應可收到。漢男十九日下園子，二十日卯刻，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西陵在易州，離京二百六十里，二十四下午到，廿五辰刻致祭。比日轉身，趕走一百廿里，廿六日走百四十里，申刻到家。一路清吉，而晝夜未免辛苦。廿八早覆命，數日內作奏摺，擬初一早上具摺。因前奏舉行日講，聖上已允諭於百日後舉行，茲摺要將如何舉行之法，切實呈奏也。

廿九日申刻，接到大人二月廿一日手示，內六弟一信，九弟二十六之信，並六弟與他之信，一併付來。知堂上四位大人康健如常，合家平安。父母親大人俯允來京，男等內外不勝欣喜。手諭云：『起程要待。漢男秋冬兩季歸，明年二月，漢男仍送二大人進京云云。』男等敬謹從命。叔父一二年內，既不肯來，男等亦不敢強。漢男歸家，或九月，或十月，容再定妥。男等內外及兩孫孫女皆好。堂上大人不必懸念，餘俟續稟。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

致諸弟

澄溫植洪四弟左右：三月初四發一家信，其後初九日，予上一摺，言兵餉事。適於是日皇上以粵西事棘，恐現在彼中者，不堪寄此重託，特放賽中堂前往，以予摺所言甚是。但目前難以舉行，命將摺封存軍機處，待粵西定後，再行辦理。賽中堂清廉公正，名望素著，此行應可迅奏膚功。但湖南逼近粵西，兵差過境，恐州縣不免籍此生端，不無一番蹂躪耳。

魏亞農以三月十三日出都，向予借銀二十兩，既係姻親，又係黃生之姪，不能不借與渠。渠言到家後，即行送交子家，未知果然否。叔父前信要鵝毛管眼藥，並礪砂膏藥，茲付回眼藥百筒，膏藥千張，交魏亞農帶回，呈叔父收存，爲時行方便之用，其摺底付回查收。

澄弟在保定，想有信交劉午峯處。昨劉有信寄子彥，而澄弟書未到，不解何故。已有信往保定去查矣。澄弟去後，吾極思念，偶自外歸，輒至其房，早起輒尋其室，夜或遣人往呼。想弟在路途，彌思我也。書不一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三月十二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四月初三日發一家信，厥後摺差久不來，是以月餘無家書。五月十二摺弁來，接到家中一信，乃四月一日所發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喜。京寓一切平安，癖疾又大愈，比去年六月更無形迹。去年六月之愈，已爲五年來所未有，今又過之，或者從此日退，不復能爲惡矣。皮毛之疾，究不甚足慮，久而彌可信也。

四月十四日考差，題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經文題，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賦得濂溪樂處，得焉字。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聖量如海，尙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蓋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爲不尊。堂上則誥封三代，兒子則蔭任六品，不爲不榮。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而皇上聖德之美，出於天竄，自然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念驕矜，遂至惡直而好諛，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

摺子初上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不意聖慈含容，曲賜矜全，自是以後，余益當盡忠報國，不得復顧身家之私。然此後摺奏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此摺尙蒙擾容，則以後奏摺，必不致

或觸聖怒可知。諸弟可將吾意細告堂上大人，無以余奏摺不慎，或以戇直干天威爲慮也。

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圖報，不必繫念家中。余敬體吾父之教訓，是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計此後但畧寄數白金，償家中舊債，卽一心以國事爲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掛於意中。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余卽未往赴考。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上年己酉科，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瑞常、花沙納、張弼是也。未考而得者亦三人，靈桂、福濟、王廣蔭是也。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不考者二人。是日題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論。詩下樓觀滄海日，得濤字。五月初一放雲貴差，十二放兩廣、福建三省名見京報內，茲不另錄。袁漱六考差頗爲得意，詩亦工，妥應可一得以救積困。

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自我邑之福。余下次當寫信與之。霞仙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眞士。劉繼振既係水口近隣，又送錢至我家，求請封典，義不可辭。但渠三十年四月選授訓導，已在正月廿六恩詔之後，不知尙可辦否？當再向吏部查明，如不可辦，則當俟明年四月升補恩詔，乃可呈請。苦并升補之時，推恩不能及於外官，則當以錢退還。家中須於近日詳告劉家，言目前不克呈請，須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

澄弟河南漢口之信，皆已接到，行路之難，乃至於此。自漢口以後，想一路戴福星矣。劉午峯、張星垣、陳穀堂之銀皆可收。劉陳尤宜受之，不受反似拘泥，然交際之道，與其失之濫，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吾之所欣慰者。也。西垣四月廿九到京，住余宅內，大約八月可出都。此次所寄摺底，如歐陽家、汪家及諸親族，不妨鈔送共閱。見余忝竊高位，亦欲忠直圖報，不敢唯阿取容，懼其玷辱宗族，辜負期望也。餘不一一。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八月十七日，接到家信，欣悉一切。左光八爲吾鄉巨盜，能除其根株，掃其巢穴，則我境長享其利，自是莫大陰功。第湖南會匪所在勾結，往往牽一髮而全身皆動。現在刺軍程公特至湖南，卽是奉旨查辦此事。蓋恐粵西匪徒窮竄，一入湖南境內，則楚之會匪因而竊發也。左光八一起，想尙非巨夥入會者流，然我境辦之不可過激而生變。現聞其請正紳保舉，改行爲良，且可拿賊自效，此是一好機會。萬一不然，亦須相機圖之，不可用力太猛，易發難收也。

公議糧餉一事，果出通邑之願，則造福無量。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則我家萬不可出力，蓋虧空萬六千兩，須大錢三萬餘千，每都幾須派千串，現在爲此說者，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爲此急公好義之言。將來各處分派，仍是巧者強者少出，而討好於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窮鄉殷實小戶，必有怨聲載道者。且此風一開，則下次他官來此，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又引朱令之民幫墊虧爲證，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反覺無辭以謝。若相援爲例，來一官幫一官，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凡行公事，須深謀遠慮，此事若各紳有意，吾家不必攔阻，若吾家倡議，萬萬不可。

且官之補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輪何班補，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澄弟在外多年，豈此等亦未知耶？朱公若不輪到班，則雖幫墊虧空，通邑挽留而格於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輪到班，則雖不墊虧空，亦自不能不補此缺。間有特爲變通者，督撫專摺奏請，亦不敢大違成例。季弟來書，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全視乎虧空之能墊與否，恐亦不盡然也。曾儀齋若係革職，則不復能穿補子，若係大計休致，則尙可穿。

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閱其書，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說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亦是無妨。但

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

季弟又言願盡孝道惟親命是聽此尤足補我之缺憾。我在京十餘年定省有闕色笑遠違寸心之疚無刻或釋。若諸弟在家能婉愉孝養祝無形聽無聲則余能盡忠弟能盡孝豈非一門之祥瑞哉。願諸弟堅持此志日日勿忘則兄之志可以稍釋幸甚幸甚書不一一餘候續具男國藩手草（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

致九弟季弟

沅弟左右：膺此鉅任深以為懼。若如陸阿二公之前轍則貽我父母羞辱即兄弟子姪亦將為人所侮禍福倚伏之幾竟不知何者為可喜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一勤字終日勞苦以少分宵旰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兩弟以為然否願我兩弟亦常常存此念也。

沅弟多置好官遴選將才二語極為扼要。然好人實難多得弟為留心採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敢輕視。謝恩摺今日拜發寧國日內無信聞池州楊七麻子將往攻甯可危之至（咸豐十年七月十二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望溪先生之事公私均不甚愜。公牘中須有一事實冊將生平履歷某年中舉中進士某年升官降官中年得罪某年昭雪及生平所著書名與列祖褒贊其學問品行之語一一臚列不作影嚮約畧之詞乃合定例望溪兩次獲罪一為戴名世南山集序入刑部獄一為其族人方某呈名逆案將方氏響族編入旗籍雍正間

始准赦宥免隸旗籍，望溪文中所云：『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今欲請從祀孔廟，須將兩案歷奉諭旨，一一查出，尤須將國史本傳查出，恐有嚴旨礙眼者，易干駁詰。從前入祀兩廡之案，數十年而不一見，近年層見迭出，幾於無歲無之。去年大學士九卿等議覆陸秀夫從祀之案，聲明以後外間不得率請從祀。茲甫及一年，若遽違新例而入奏，必駁無疑。右三者公事之不甚愜者也。

望溪經學，勇於自信，而國朝鉅儒多不甚推服。四庫書目中於望溪每有貶詞。最後皇清經解中，并未收其一冊一句。姬傳先生最推崇方氏，亦不稱其經說。其古文號爲一代正宗，國藩少年好之，近十餘年，亦別有宗尚矣。國藩於本朝大儒，學問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經濟則宗陳文恭公。若奏請從祀，須自三公始。李厚菴與望溪，不得不置之後圖，右私志之不甚愜者也。（咸豐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致季弟

季弟左右：接家書，知季弟婦於二月初七日仙逝，何以一病不起？想係外感之證。弟向來襟懷不暢，適聞此噩耗，諒必哀傷不能自遣。惟弟體亦不十分強壯，尙當達觀節哀，保重身體，應否回藉一行，待沅弟至三山夾與弟熱商，再行定奪。

長江數百里內，釐卡太多，若大通再抽船釐，恐商賈裹足，有礙大局，擬不批准。荻港釐局分設爲數無多，擬批令改於華陽鎮分設，爲數較多，弟之所得較厚，又於外江水師無交涉爭利之嫌，更爲妥善。諸囑保重，至要至要！

（同治元年二月廿一日）

致九弟季弟

季沅弟左右覆奏朱侍御一疏，定於五日內拜發，請欽派大員再抽廣東全省釐金，余奏派委員隨同籌辦，專濟蘇浙杭皖四省之餉，大約所得每月在二十萬上下，勝於江西釐務也。此外實無可生發，計今年春夏必極窮蹙，秋冬當漸優裕。

馬隊營制，余往年所定，今閱之，覺太寬而近於濫，如公夫長夫之類是也。然業已久行，且姑仍之。弟新立營頭，卽照此辦理。將來裁減，當與華字順字兩營並裁，另行新章也。

上海派洋船來接少荃一軍，帶銀至十八萬兩之多，可駭而亦可憐，不能不令少荃全軍舟行，以順輿情。三月之內，陸續拔行。其黃昌岐水軍，則俟三四月之交，遇大順風，直衝下去。弟到運漕，可告昌岐來此一晤也。（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接信知弟目下將操練新軍，甚善甚善，惟稱欲過江，斜上四華山紮營，則斷不可。四華山上逼蕪湖，下逼東梁，若一兩月不破此二處，則我軍無勢無趣，不得不退回北岸矣。

弟軍欲渡，總宜在東梁山以下，采石太平一帶。如嫌采石下形勢太寬，卽在太平以上渡江，總宜奪金柱關，佔內河江面爲主。余昨言妙處有四：一曰隔斷金陵，蕪湖之氣；二曰水師打通涇縣，寧國之糧路；三曰蕪湖四面被圍，四曰擡船過東甯，可達蘇州，尤妙之小者耳。

又有最大者，金柱關可設釐卡，每月進數五六萬，東壩可釐設卡，每月亦五六萬。二處皆係蘇皖交界，弟以本省之藩司，抽本省之釐稅，尤爲名正言順。弟應從太平關，南渡，毫無疑義，余可代作主張，其遲速則仍由弟作主耳。西梁上下兩岸，從三山起，至采石止，望弟繪一圖寄來，至要至要。（同治元年四月初六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來信亂世功名之際，頗爲難處十字，實獲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簡大員。吾兄弟常存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遇有機緣，即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

至於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思必明，柔必強。弟向來倔強之氣，却不可因位高而頓改。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爲本。集縣既克，和含必可得手，以後進攻二補，望弟主持，余相隔太遠，不遙制也。（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卷八

服官類

致諸弟

諸位老弟足下：三月初六已刻，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詹，余心甚著急，緣寫作俱生，恐不能完卷。不圖十三日早，見等第單，余名次二等第一，遂得仰荷天恩，賞擢不次，以翰林院侍講升用。格外之恩，非常之榮，將來何以報稱？惟有時時惶悚，思有補於萬一而已。

茲因金竺虔南旋之便，付回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二座，阿膠二封，鹿膠二封，母親耳環一雙。竺虔到省時，老弟照單查收。阿膠係毛寄雲所贈，最爲難得之物，家中須慎重用之。竺虔曾借余銀四十兩，言定到省即還。其銀二十二兩爲六弟九弟讀書省城之資，以四兩爲買書買筆之資，以六兩爲四弟季弟衡陽從師束脩之資，以四兩爲買漆之費，卽每歲漆一次之謂也。以四兩爲歐陽太岳母奠金，賢弟接到銀後，各項照數分用可也。此次竺虔到家，大約在五月節後，故一切不詳寫，待摺差來時，另寫一詳明信付回。大約四月半可到。賢弟在省，如有欠用之物，可寫信到京，餘不具述。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稟祖父母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三月初六日，奉上諭於初十日大翰考詹，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考試。孫初聞之心甚驚恐，蓋久不作賦字，亦生疎。向來大考大約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歲二月大考到今，僅滿四年，萬不料有此一舉。故同人聞命下之時，無不惶悚。

孫與陳岱雲等在園同寓，初十日卯刻進場，酉正出場，題目另紙敬錄，詩錄亦另謄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場者三人，病愈仍須補考。在殿上搜出夾帶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其餘皆整齊完場。十一日，皇上親閱卷，二月十二日，欽派閱卷大臣七人，閱畢擬定名次，進呈皇上欽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孫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湖南六翰林，二等四人，三等二人，另有全單十四日引見，共升官者十一人，記名候升者五人，賞綬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賞綬。

孫蒙皇上格外天恩，升授翰林院侍講，十七日謝恩。現在尚未補缺，有缺出即應孫補。其他升降賞賚，另有全單。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從前雍正二年，惟陳文肅公一等第一，以編修升侍講。近來道光十三年，胡雲閣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人而已。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而升官與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孫學問膚淺，見識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蔭，將來何以爲報？惟當竭力盡忠而已。

金竺虔於廿一日回省，孫託帶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戴二座，阿膠一斤半，鹿膠一斤，耳環一雙，外竺虔借銀五十兩，即以付回。昨在竺虔處寄第三號信，寄面信裏皆寫銀四兩，發信後渠又借去十兩，故前後二信不符。竺虔於五月半可到省，若六弟九弟在省城，可面交。若無人在省，則家中專人去取，或諸弟有高興到省者，亦妙。今年考差大約在五月中旬，孫擬於四月半下園用功。孫婦現已有喜，約七月可分娩。曾孫兄弟並如常。寓中今年添用一老媽，用度較去年略多。此次升官，約多用銀百兩，東扯西借，尚不窘迫，不知有邯鄲報來家否？若其已來開銷不可太多。孫十四引見，渠若於廿八日以前報到，是真邯鄲報，實銀四五十兩可也。若至四月始報，是

省城僞報，賞數兩足矣。但家中景况不審，何如？伏懇示悉爲幸！孫跪稟。（道光二十三年廿三日）

稟祖父母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廿九日接到家中第二號信，係三月初一發。六月初二日接第三號信，係四月十八發的。具悉家中老幼平安，百事順遂，欣幸之至。六弟下省讀書，從其所願，情意既暢，志氣必奮，將來必大有成，可爲叔父預賀。祖父去歲曾賜孫手書，今年又已半年，不知目力如何？下次信來，仍求親筆書數語示孫。大喜，信不知開銷，報人錢若干？

孫自今年來，身體不甚好，幸加意保養，得以無恙。大考以後，全未用功。五月初六日考差，孫妥當完卷，雖無毛病，亦無好處。首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經題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詩題賦得角黍，得經字，共二百四十一人進場。初八日派閱卷大臣十二人，每人分卷廿本。傳聞取七本，不取者者十三本，彌封未拆，故閱卷者亦不知所取何人，所黜何人，取與不取，一概進呈，恭候欽定。外間謠言，某人第一，某人未取，俱不足憑。總待放差後，方可略測端倪。亦有真第一而不得，有真未取而得差者，靜以聽之而已。同鄉考差九人，皆妥當完卷。

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兄妹皆如常。前所付銀，諒已到家。高麗參目前難寄，容當覓便寄回。六弟在城南，孫已有信託陳堯農先生同鄉官皆如舊。黃正齋生糧船來，已於六月初三到京，餘容後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稟祖父母

孫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廿九日祖母大人壽辰，孫等叩頭遙祝，寓中客一席，次日請同縣公車一席。初七日皇上御門，孫得轉補翰林院侍讀，所遺侍講缺，許乃釗補升。侍講轉侍讀，照例不謝恩，故孫未具摺謝恩。今冬京中未得厚雪，初九日設三壇求雪，四五六阿哥詣三壇行禮，皇上親詣大高殿行禮。十一日即得大雪，天心感召，呼吸相通，良可賀也。

孫等在京平安，曾孫讀書有恆，惟好寫字，見閒祇則亂畫，請其母釘成本子。孫今年用度尚寬裕，明年上半年尚好，至五月後再作計較。昨接曾興仁信，知渠銀尚未還，孫甚著急，已寫信去催，不知家中今年可不窘迫？同鄉京官皆如故，馮樹堂郭筠仙在寓亦好。

荆七自五月出去，至今未敢見孫，面在同鄉陳洪鐘家，光景亦好。若使流落失所，孫亦必宥而收恤之。特渠對人言，情願餓死，不願南回，此實難處置。孫則情願多給銀兩，使他回去，不願他在京再犯出事。望大人明示以計，俾孫遵行。

四弟等自七月寄信來後，至今未再得信，孫甚切望。嚴太爺在京引見，來拜一次，孫回拜一次，又請酒，渠未赴席。此人向有狂妄之名，孫已亥年在家，一切不與之計較，故相安於無事，大約明春可回湘鄉任。孫謹稟。（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足下：三月初六日，蒙皇上天恩，得會試分房差，即於是日始閱卷。十八房每位分卷二百七十餘，至廿三日頭場即已看畢，廿四看二三場，至四月初四皆看完。各房薦卷，多少不等，多者或百餘，少者亦薦六十餘。

卷。余薦六十四卷，而惟余中卷獨多，共中十九人，他房皆不能及。十一日發榜，余即於是日出闈，在場月餘，極清吉。

寓內眷口，大小平安。出闈數日，一切忙迫，人客絡繹不絕。朱嘯山於四月十六日出京，余寄有紋銀百兩，高麗參一斤半，書一包，內子史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二套，綏寇紀略一套，到家日收查。別有壽屏及筆等項，尚未辦齊，待郭筠仙帶回。十四日新進士覆試，題君子喻於義，賦得竹籥有筠，得行字。我縣謝吉人中進士後，因一切不便，故邀來在余寓住。

十五日接三月初十日家信，內有祖父父親叔父手諭，及諸弟詩文並信。其文此次僅半日，忙不及改，准於下次付五。四弟之信，所問蓋寶牟寶庠寶鞏兄弟，皆從昌黎遊，去年所寫牟尼實誤寫尼字也。汪雙池先生燦係雍正年間人所著有理學逢源等書。郭筠仙甥臣兄弟及馮林堂俱要出京，寓內要另請先生，現尚未定。草布一二祈賢弟代稟堂上各位大人。今日上半年已作一函呈父親大人交朱嘯山，大約六月可到。孫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足下：初二早，皇上御門辦事，余蒙天恩，得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次日具摺謝恩，蒙召見勤政殿，天語垂問，共四十餘句。是日同升官者李、蔣、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惇衍升通政司副使，及余共三人。余蒙祖父餘澤，頻叨非分之榮，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懼修省，實無德足以當之。諸弟遠隔數千里，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則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家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己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